

JOVE

巨幅经典译丛

The cover features a photograph of a grand, dimly lit interior space with high ceilings and large arches. In the foreground, a pile of broken, reddish-brown wooden frames or furniture is scattered on a checkered floor. To the right, a tall, dark, rectangular object stands upright.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

EITHER/OR

或此或彼 上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 著
阎 嘉 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巨幅经典译丛

或此或彼

Either/Or

上 卷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 著

阎 嘉 龚仁贵 译
颜 伟 周小群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巨辐经典译丛·总序

对于当下汉语文化界的工作者来说，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欧美人文——科学著作对其思想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有助于丰富、加深、拓展汉语文化的有效举措自“五四”以来，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决定性的。迄今，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交流的日益活跃，介绍译译西方经典人文著作仍是一项意义宏大的文化工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它已经成为构建中华新文化的一块巨大基石。可以说，任何对经典的无视和遗漏都可能阻碍、延缓该民族文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造成盲目和无知。因此，我们必须置身于整个世界文化之中，不断扩展译述事业。

当然，面对数千年泱泱世界文明，究竟选取何种视点、角度进入、取舍，这是一个极需谨慎的抉择。有鉴于此，当我们在对当下汉语文化、社会、历史作出我们的判断，同时又考察了近十数年汉语的译述工作之后，我们决定推出这套以西方 20 世纪初叶以前的人文思想家的代表性巨著为主的译丛。从初步所选定的经典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些大师之作都以思想之精博、文采之灿烂为其特点。我们相信这是对当下汉语文化极其重要的参照。并且，我们所选择的作品皆系国内尚未全译的、久负盛名的经典中的经典。在此，希望本译丛不仅仅具有优秀的参考价值。

在当下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要出版这样一套经典译丛的诸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深深地感谢极力

倡导优秀文化的成都巨辐实业公司对我们在物质、精神上的全心帮助。她不仅为我们推荐、聘请了国内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翻译家全力译著，而且还斥资襄助，其用心良苦也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在译述过程中，多种语言的转换之间，势必损失不少的信息和微妙之点。对此，我们与学界同仁们只好一同抱憾。但同时我们也相信，翻译的过程又是创造的过程。在文本转换中，也必将增添许多精彩、独到之处。本译丛的工作者在力图忠实原作文字、思想、精神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无法避免的风格损失。其工作成效如何，还盼文化界同仁不吝赐教。我们诚盼以汉语文化之繁荣、昌盛而谢之，以汉语思想之活跃、深广而感之。

巨辐经典译丛编委会
1998年8月于成都

译 序

在一个实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并甚嚣尘上的时代，在金钱崇拜和物欲横流的环球热潮之中，译克尔凯郭尔以及谈论克尔凯郭尔，显得多么地不合时宜、多么地迂腐！对处于“后现代”思潮中的西方人来说，克尔凯郭尔和受他影响而产生的存在主义哲学似已明日黄花；而对于正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人来说，还没来得及深入理解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就已被商业浪潮冲击得晕头转向。每时每刻在为衣食、住房、彩电、VCD机、电脑、汽车、官职、职称、出名等等而奔波操劳、明争暗斗、绞尽脑汁的人们，再也难以有闲暇和心境来思考存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人生的痛苦、孤独、不幸、畏惧、厌烦、绝望等等重大问题，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无关乎人们的衣食住行、油盐酱醋、锅碗瓢盆。思想家们仿佛是一群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怪物，专门要同寻求当下利益和快乐的人们作对，弄出一些让人越想越糊涂的问题来，搅得世人们心神不宁。

倘若人类生而没有思想，倒也罢了。可是，人偏偏是“会思想的苇草”（帕斯卡尔语），是反思性的动物；因而，思考和反思总是与人类内心的痛苦如影相随，反思的痛苦注定了要与人的存在同在，没有谁能逃避它。搅得人们心神不宁的“恶魔”不是思想家，恰恰是与人的存在同在的反思性的痛苦；思想家不过是敢于直面存在基本问题的反思者，他摆脱实利俗务的缠绕，力图探

寻和揭示存在的真相。

我始终相信，人生的问题绝不可能像花样不断翻新的时装一样过时。刀耕火种时代的人们与电子和信息时代的人们都会面对同样的生存问题，同样会受到欲望、孤独、冷漠、畏惧、痛苦、悲剧、绝望、厌烦、不幸等等内在体验的困扰和折磨。只要人作为反思性动物存在，上述难题就不可避免，就必然会出现。甚至可以说，人在征服外部世界的历程中走得越远，他所面临的内心世界的难题就越是不可避免和深刻。我还相信，对外部世界的征服，绝对替代不了对内在生存问题的解决。作为精神存在的人，绝不可能重返到纯粹动物性的层面，不可能蜕变为行尸走肉。

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克尔凯郭尔，投向了这位生活于 100 多年前的丹麦思想家为全人类留下的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结果，我们又一次发现，人们太容易受乐观主义的诱惑，以致于一次又一次忘却“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神谕；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体验总会使我们不断重温这个神谕。也许，人类天性怯懦，在惧怕面对自我和内心之时，便把视线转向了自我以外的世界上，轻信靠科技和征服就能摆脱自身的生存困境。

只要读一读克尔凯郭尔，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人类的乐观主义和轻信是多么愚蠢可笑；人类内在的生存处境和体验千古不移，并不因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的进展，不可能最终解决人生的诸多难题与困境。

二

那么，克尔凯郭尔到底为何许人，竟值得我们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年代投入那么多的注意力？

他是丹麦人，全名叫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生于 1813 年, 卒于 1855 年, 仅活了短暂的 42 年。像康德、叔本华等影响和改变了人类思想历程的思想家一样, 克尔凯郭尔一生中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事件, 没有官职, 没有风流韵事, 没有惊世骇俗之举。他仅在年轻时游历过丹麦及其附近的一些地方, 三次赴柏林游学, 此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哥本哈根度过的。大学毕业后, 克尔凯郭尔没有寻求任何职业, 靠着父亲留下的遗产度日, 终身以隐居作家的身份从事著述, 写有大量的论著和日记。他生前发表的著述约有 5000 页, 留下的日记约有 10000 页。主要代表作有《讽刺的概念》(1841)、《或此或彼》(1843)、《恐惧与颤栗》(1843)、《重复》(1843)、《畏的概念》(1844)、《人生道路诸阶段》(1845)、《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致死的痼疾》(1849) 等。

有人称他是神秘主义者, 有人称他是宗教哲学家, 也有人称他是存在主义、宗教神学和精神分析三位一体的大师。在我看来, 他既是思想家, 又是诗人。作为思想家, 他对人存在的哲学问题和神学问题不断作前无古人的深入探索; 作为诗人, 他在复杂深刻的内心体验的基础上赋予抽象思辩以动人的诗意。阅读他的著述, 你随时会发现深刻的思辩和动人的诗意水乳交融、紧密交织, 闪射出耀眼的光彩, 拥有巨大的穿透力。与此同时, 他以一种“克尔凯郭尔式的反讽”风格来处理他所讨论的那些让人感到无比沉重的存在的内在性问题, 例如悲剧、受难、悲痛、不幸等等。思想家和诗人在克尔凯郭尔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这种情况在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

尽管克尔凯郭尔生前出版过不少著作, 但他产生世界性影响却是在他去世 30 余年之后。这似乎也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他的著作被译为德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他的影响遍及欧美各国及日本, 60、70 年代影响达于颠峰。现代存在主义者, 包括世人公认的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三

位存在主义大师，都公推克尔凯郭尔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

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是由于克尔凯郭尔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刻性。他对成体系的理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真实存在的个人。这一点恰恰是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或者忽视了、或者不承认的。他认为，真实的生活不可能由抽象的概念体系所包含，反对用抽象的、普遍性的概念、思想、体系去代替具体、特殊的个人。他坚信，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个人内心中的存在，是人的个性、人的内心体验。个人在内心体验到不幸、痛苦、欲望、背谬、恐惧、绝望等等，不能用语言表达，不能为理性说明，当然也不能成为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亦即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就是最基本的存在。个人的这种存在在时间上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但是，这种发展变化绝不是线性的和量的积累，不是照黑格尔所说的“对立统一”的“同一性”进行的。存在的状况，是按“或此——或彼”的方式进行的，即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因此，最真实的存在，就是个人的内心体验；不幸和苦难是人的罪过，是对人的锤炼，是人得救的前提；孤独、绝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宿命。因此，个体存在的本质是孤独；存在的根本任务是选择；选择即选择孤独，即孤独地选择。

这一切，构成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出发点。

最具有克尔凯郭尔特色的思想，是他的伦理学。在他看来，人的存在和发展有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在审美阶段，人耽于感性快乐的生活方式，及时行乐，没有道德责任感，不能洞察存在的真理。在道德阶段，人遵守固定的道德准则，也希望别人遵守，凭理性生活。人在这个阶段中仍不能达到真实存在，因为道德意识要与人的感性生活发生冲突，给人带来沉重的痛苦。在宗教阶段，人摆

脱了世俗和道德的束缚，凭信仰生活，他只作为自己而存在，面对的只是上帝。美学的英雄通过征服而伟大，宗教的英雄则通过忍受而伟大。

像这样来抽象地概括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也许并不合于他的观念，因为要从他那复杂深邃的作品中抽取几条干巴巴的筋来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这样做的同时，那些蕴含着无限生命力的作品便死去了。在另一方面，倘若不了解克尔凯郭尔本人的生活经历，也难以真正进入到他的思想中去。

大致说来，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在他降生之时，父亲已年近花甲，母亲也到了更年期，家庭中充满浓重的冷漠阴郁的气息。他本人也生得孱弱畸零，内向忧郁，沉默寡言。他终生几乎没有朋友（我们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常发现的是他年轻时代的一个朋友波埃森），与人群和外界敌对，独来独往，孤独至极。他与美丽善良的蕾琪娜谈过恋爱，订过婚，后来断绝了关系，终生未娶。这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痛。“事实上，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他就饱受焦虑、敌意、孤独、忧郁、不安、畏惧、绝望的折磨，比常人格外感受到生之烦恼和死之恐惧的分量，最后在畏惧之畏惧和绝望之绝望中走向信仰，满怀绝望的激情与人群和教会作不妥协的斗争。”（林和生《孤独人格：克尔凯郭尔》）

他自己说过：“从童年时起，我就已经成为精神。”这是一条艰辛痛苦之路。最初或许是身不由己，后来则是出于自觉的选择。然而，在20岁出头之时，正在读大学的克尔凯郭尔曾过了一年放荡的生活，亲身体验了“审美的”生活方式。那时，他拥有时间、金钱和风雅，一副纨绔子弟的打扮，拿着手杖，叼着雪茄，洒满香水，成天迷失在剧院、舞会、宴会、咖啡馆、酒吧中，花钱如流水。他甚至去过处于“地狱”边缘的妓院，被“那野兽般的咯咯笑声”所震撼。最后，他退却了，怀着罪恶感、畏惧、绝望逃向了上帝，逃向了精神。这次“审美的”生活体验显

然也以某种方式溶入了他的作品之中。

一年的放荡生活并非偶然。19 世纪的 30、40 年代，浪漫主义思潮正在欧洲大地上磅礴。精英们在各国涌现出来：在德国施莱格尔、席勒、海涅、贝多芬、荷尔德林，在英国华兹华斯、济慈、拜伦、雪莱，在法国有德拉克罗瓦、席里柯，在克尔凯郭尔的祖国丹麦则有厄楞士雷革、海贝尔、古隆维格、托尔瓦德森等人。这场狂风暴雨般的思想浪潮，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理想，而且也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呼唤。更进一步说，浪漫主义始终是文学、艺术乃至人生哲学的基质，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青年时代的克尔凯郭尔亲历了这场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并且从中汲取了养料。应当说，他的诗人气质，他对存在问题的关注，都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有，他所在的哥本哈根大学的那些教授们，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深刻的影响。反对黑格尔、受歌德影响的西伯恩教授，是天主教神父兼哲学家和诗人，主张哲学应向信仰靠拢。保罗·穆勒教授是哲学家兼诗人，对黑格尔哲学持批评态度，深受希腊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影响。神学教师马滕森，专注于基督教教义学的研究。克尔凯郭尔家的家庭牧师明斯特神父，公开反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坚决拥护古典逻辑学。浪漫主义作家海贝尔，虽然身在校园之外，但他主编的《飞邮报》却在校园中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人在克尔凯郭尔心里所留下的印象，其实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

我们之所以作这些简要的追溯，意在提醒读者：作为关注人的真实存在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本人的真实存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他的作品的重要性；而且，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无疑也是极其重要的。当然，克尔凯郭尔的生平虽然简单，但他那内在的心路历程，有不少迄今为止仍然是个谜，我们只能从他数量众多的作品、日记和书信中，去探寻其中的隐秘。

三

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洋洋百万言的《或此或彼》，是克尔凯郭尔作为思想家的第一本专著，出版于1843年2月20日。当时，克尔凯郭尔从柏林听谢林的哲学讲座返回哥本哈根刚刚一年。这一年，他刚满30岁，正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而立之年”。

毫无疑问，这部“处女作”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全书分上、下两卷，化名“维克多·埃雷米塔”（他另有一些重要著作也以化名出版，参见书前的《历史引论》）出版，书的全名是《或此或彼：生活的一个片断》。1849年5月14日，《或此或彼》第二版问世。

这部巨著由11篇（《序言》和《增补》除外）不同的作品构成。上卷8篇，托名“A的论文”，下卷3篇，托名“B的论文”（法官威廉写给A的信）。这12篇作品看似各自独立，分别讨论不同的问题，但却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书名中的“此”与“彼”揭示了这种联系。它意在表明：存在的本质即是选择——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同的选择之间不存在哪一个比另一个优越，更不是线性地由低向高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此”与“彼”理解为不同的存在状态或方式；选择“此”还是选择“彼”，完全是个体主观的事，没有可以依据的范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此”与“彼”还可以表示一系列不同的存在状态：审美的与道德的，直接的与反思的，当下的与永恒的，个体的与群体的，性爱与道德之爱，诗意地生存与负责地生存，外在与内在，绝望与希望，可能性与现实性，想象与实际……对它们要采取二者选一的态度。

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便易于把握住《或此或彼》的主要内

容了。“A”的8篇作品（即上卷），主要讨论审美的人生态度，它的特点和隐含的危险。“B”的3篇作品（即下卷），主要讨论道德的人生态度，提出了人生选择的问题，并含蓄地涉及到了宗教的人生态度。“A”的作品构成了“此”，即审美的人生态度；“B”的作品构成了“彼”，即道德的人生态度。个体在它们之间要二者选一：要么是审美的人生，要么是道德的人生。

“A”的作品的第一篇是《诗篇》，为表达对生存的哲理性沉思的箴言集锦，是全书中最富诗意和思想闪光的部分。第二篇《直觉情欲的诸阶段或情欲音乐喜剧的诸阶段》通过对莫扎特音乐喜剧的讨论，探讨了审美的人生态度中的耽于声色之乐，指出这种态度的原则是片刻的感官享乐，借助的是感性欲望的力量，而非精神的、反思的力量。第三篇《现代戏剧的悲剧因素中反映出来的古代戏剧的悲剧因素》着重讨论人生中的受难、痛苦、悲痛和焦虑等问题，尤其是痛苦与悲痛在本质上的差别。第四篇《剪影》通过歌德和莫扎特三部戏剧中的三个女性的遭际，讨论了爱情中的反思性悲痛，涉及到爱情与感性欲望、道德和宗教的关系。第五篇《最不幸的一个》讨论不幸，认为不幸的本质要素是追忆，是专注于过去而失去了现在。第六篇《初恋》是一篇戏剧评论，主要讨论喜剧性问题。第七篇《轮作制》讨论人生中厌烦、追忆、忘却、友谊、婚姻、官职等等问题，暗示了人生选择。第八篇《勾引家日记》塑造了勾引家约翰尼斯，揭示了审美的人生态度所隐含的危险性，即生活本身的丧失。

“B”的3篇作品主要探讨道德的人生态度。道德的人依据理性生活，根据自己所认可的道德规范对他人承担责任和义务。这样的人不是像审美的人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对外部事物的追求上，而是放到内在性与心灵的和谐上，献身于自己所认为正当的事业。道德的人生态度与审美的人生态度均有不足，不存在比较原则，不存在谁比谁更优越，唯有选择而已。最后，含蓄地提出

了宗教的人生态度的问题。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全书除了《诗篇》等少数篇章外，大多用克尔凯郭尔式的反讽风格写成，让人感到作者驾驭论题和表达的能力，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对存在问题的深刻体验和思索，有时甚至让人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作者要表达的真意。然而，奇妙的是，当你读到那些文字时，你会一边为连珠的妙语赞叹，一边思索着那些严肃而沉重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大概很少有人能如此完美地用反讽的方式来处理如此重大的人生问题。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许是个例外。正如克尔凯郭尔自己所说：“读叔本华的书对我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的表达方式有时和我极其相近，可能是出于过分谨慎的态度，我把原本是我自己的东西归在他的名下……”克尔凯郭尔与叔本华可算是同时代人，他们都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十分反感，对人生问题和存在问题十分关注。熟悉他们的读者，自然会找到他们的共同点，甚至包括文风上的共同点。

四

《或此或彼》出版后，在哥本哈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好几年当中，围绕着当时的一份自由主义报纸《海盗报》发表的赞扬和批评文章，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哥本哈根街头到处流传着“或此……或彼”这一说法。克尔凯郭尔就此评论说：“我毫无权威，仅仅是个诗人——但十分奇怪，这里到处，甚至在街头，我都遇到了‘或此或彼’这名称。”

在公开场合，克尔凯郭尔不愿承认假名“埃雷米塔”就是他自己，但他在这本书出版前后的一则日记中写道：“纵然我以写作《或此或彼》什么都未证明，但我却证明了在丹麦文学中有一个人能够写一本书……即使潮流反对他也能够写作……纵然这本

书本身没有意义，但它的写成依然是最精辟的警句，它是我就我生活于其中的唠唠叨叨的哲学时代写下的。”这表明，克尔凯郭尔本人在内心中十分看重他的这本“处女作”。

事实上，《或此或彼》中的各篇文章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整部《或此或彼》又是他的全部著述事业的一部分，是一个开端。在后来的岁月中，他的其他重要著作都是沿着《或此或彼》所探讨过的问题展开的。对此他明确说过：“一项始于《或此或彼》、一步步前进的著述活动在此寻找它在圣坛脚下尽善尽美的栖息之地，那作者在那里深自意识到了他自身的缺憾和罪过，肯定不会称他自己是真理的见证人，而仅仅是个独一无二的诗人和思想者……”“我所理解的著述任务业已完成。它是一个观念，从《或此或彼》到‘反克里马库斯’的这种连续性，即反思中的宗教观念。”

除此之外，我们只要稍稍浏览一下他的主要代表作的内容，也很容易看出《或此或彼》在他的著述事业中的地位。

与《或此或彼》同年出版的《恐惧和战栗》与《重复》借《圣经》中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论述了信仰和牺牲的观念，认为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悖论。克尔凯郭尔还区分了畏和怕，认为畏惧并非来自某一确定对象的威胁，而害怕则来自一个确定的威胁物。

1845年出版的《人生道路诸阶段》提出了人生道路上的美学、伦理、宗教三个阶段。在美学阶段，相爱的人不能结合，阻力来自外部；在伦理阶段，由于存在范围的不同，一个人审美地理解爱，另一个人伦理地理解爱；在宗教阶段，由于气质上的差异，其中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命运是忍受，通过忍受得到解脱，并为永生作好准备。

1846年出版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批判了黑格尔将存在体系化的企图，认为不可能建立起存在的体系，因为存在是不完

全的和不断发展的，不可能凭理智去认识。最真实的存在是主观性，即内在性。把存在与思维同等对待，就使信仰丧失了地盘。

1849年出版的《致死的痼疾》讨论了人最根本的存在悖论和由此而产生的死亡恐惧；这个根本悖论即人的生理性的肉体 and 符号性的自我之间的矛盾。书中还讨论了不同的人格类型，以及真诚、恐惧、焦虑、绝望、信仰等。

.....

正因为如此，《或此或彼》成了一个起点，一个通往克尔凯郭尔留下的巨大精神宝库的起点，一个通往克尔凯郭尔真实存在的起点，一个让我们无限反思存在之真谛的起点，一个让我们俯察人生的全部真实场景的起点。

是的，我们切不可迷失在当下的、眼前的实利、功名、职位、私欲等等之中。它们全都不过是“摩耶之幕”（遮盖真实世界的帷幕），是“生命意志”迷惑人们的幻术。当你确实把目光从外部转向了内部之时，你真的会发现，一切外在的东西全是过眼云烟；你会发现，此时正是考验你作为人而存在的勇气的时候，因为这时你所面对的是剥去了一切炫目外表的赤裸裸的你自己；你会发现，只有你的内心体验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只有你才知道你自己是天使还是野兽。

最后，我还想说，克尔凯郭尔是伟大的；跟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他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他不过是以他自己的不幸和苦难来揭示了存在的真理，以他的才情、深刻的反思和无畏的气魄去作了心灵深处的探险。让我们用心灵去倾听克尔凯郭尔吧。

众所周知，克氏著作艰深复杂，其编者知识渊博，给我们的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况且，逐译时间紧迫，因此，我们的工作只好分头进行。本书上卷除《勾引家日记》由龚仁贵、《增补》由颜伟和周小群译出外，其余篇目（包括《历史引论》、

《序言》)均由阎嘉译出;下卷的《婚姻的美学效力》由朱万忠译,《人格发展中美学与伦理的平衡》由徐英、唐烈英译,《尾声》和《增补》部分由杨小虎译。在此,我代表诸位译者向巨辐公司表示深深的感谢,特别是处于这样一个物化的时代。同时,恳请方家对我们的工作批评。

阎 嘉

一九九八年六月序于四川大学

或此或彼

——生活的一个片断

维克多·埃雷米塔 编

第一部

包括 A 的论文

那么理性本身被施过洗礼，
激情都是异教徒吗？

——荣格^①

^① 爱德华·荣格《对生存、死亡和不朽的抱怨或夜思》（1742—1744）第四卷第629页：

那么，激情是灵魂的异教徒？唯有理性经过了洗礼？

克尔凯郭尔著有《爱德华·荣格博士的几部著作》，在当时有丹麦文译本。《或此或彼》中的丹麦译文与其他译本有所不同。